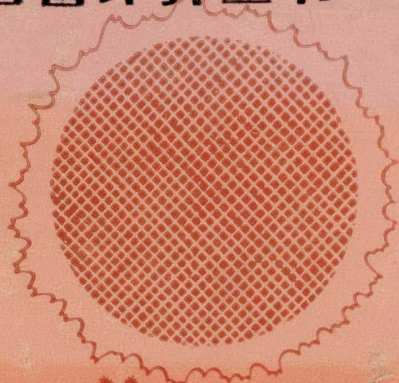


外国儿童文学名著评价丛书



萧平小说集

儿童少年的优异精神食粮
儿童文学习作者的良师益友
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参考资料

明天出版社



中外儿童文学名著评介丛书

萧平小说集

明天出版社

• 中外儿童文学名著评介丛书 •

萧 平 小 说 集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25印张 12插页 196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2—0576—6

I·83 定价：7.40元

前 言

儿童文学是我国文苑中一个鲜艳、绚丽的小百花园。“五四”运动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鲁迅先生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们”。我国不少老一辈作家奋起响应，积极投身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中。他们像辛勤的园丁一样，植香卉，芟恶草，呕心沥血，精心培育，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取得累累硕果，如今，已是万紫千红，满园春色了。

为了使这个小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繁茂昌盛，让广大读者尽情地欣赏和领略它的美的价值，今将《中外儿童文学名著评介丛书》奉献给读者，想必是十分有益的。

《丛书》的中国部分，将陆续辑录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作。其中包括：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叶君健、严文井、金近、陈伯吹、袁鹰、柯蓝、柯岩、崔坪等名家几十年来所创作的优秀作品。

《丛书》是儿童少年优质的精神食粮。其内容，

有对旧社会不合理制度的揭露，有对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历程的描述，还有对新中国儿童少年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各民族、各条战线英雄人物的赞颂。这对于帮助儿童少年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和道德品质，形成“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思想风貌，将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同时，《丛书》也是儿童文学作者的良师益友。它辑录了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中最精萃的“范文”。从文学史的角度讲，是对儿童文学丰富产品的整理和积累；从建设精神文明的现实讲，是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赏心悦目的花束。而且由我国知名的儿童文学评论家，对各部名著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风格，作了较全面细致的评析。广大读者可以直接欣赏原著，给您以美的享受；又可以由感性到理性作深入浅出地研究和探讨，剖析其所以美的种种因素和规律。二者兼纳并蓄，锦上添花，是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读来不仅使你感到作品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文”，而且使你晓得何以值得学习借鉴和怎样学习借鉴的道理。正因为这样，在当前我国大专院校中文系逐步开设儿童文学专业的情况下，它又可充当师生们的教学参考书。

《丛书》编辑出版的又一个目的，是希望大家在

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吸收，有所借鉴，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开创儿童文学事业的新局面。正像荀子在《劝学篇》中所教诲的那样，收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效果。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目标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在为“两个文明”的建设，振兴中华，开创新的局面。我们的儿童文学事业，更不能例外，也不会例外，正在和将要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开创儿童文学事业的新局面，要在学习、借鉴和继承我国儿童文学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努力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本 社

目 录

玉姑山下的故事·····	(1)
秋生·····	(22)
锁住的星期日·····	(38)
两只大雁·····	(57)
海滨的孩子·····	(88)
三月雪 ·····	(101)
童年·····	(146)
圣水宫 ·····	(174)
阴山风雪夜 ·····	(191)
学生 ·····	(199)
我们的“司令” ·····	(209)
孩子和小猫 ·····	(227)
小布谷鸟 ·····	(242)
夏夜 ·····	(267)
啊，少年 ·····	(279)
萧平小传 ·····	(373)
谈萧平的儿童文学创作(宋遂良)·····	(376)

玉姑山下的故事

我童年时代的许多美好的记忆都是跟我姥姥家分不开的。姥姥家的村子很美，那里有长满了松柏的玉姑山，有终年流水的蓝河。春天来了，玉姑山下开满了粉红色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蓝河岸上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云雀在麦田上空叫着，它叫得那么婉转，那么嘹亮，那么快乐，就像看果园的三舅家小凤唱起歌来那样。

我喜欢到三舅的果园里，因为在那里可以和小凤一起玩。我们一起迎接着春天，看小草怎样从地里慢慢探出了头，看花苞怎样从枝头慢慢绽开。有时，我们坐在梨树杈上，看蜜蜂在花丛中忙忙碌碌地采蜜；有时，又在玉姑山上追逐着飞翔的苍鹰。夏天来了，夜里，我们坐在庵子前面的场上，三舅燃起一堆山椒子，淡淡的青烟和清柔的月光混在一起，像是一层银色的薄雾，朦胧地笼罩着果树园。山涧在果树园头潺潺地流着。不时传来一只不知名的夜鸟的凄切的叫声。我问

三舅这鸟为什么在夜里叫。三舅一面抽着烟一面说：“它的妈妈死了，它难过了，就天天夜里飞出来叫。”

姥姥说，三舅母也早死了。可是我问怎么死了，姥姥却不肯说。直到我大些了才知道，那时她生下小凤不久，果园的掌柜趁三舅不在家去调戏了她，三舅回来碰见了，骂了她一顿，晚上，她就在果园里吊死了。

看样子，三舅常难过。他老也不说话，也不笑，白天，在果园里修树刨地，晚上，就坐在庵门前一个劲地抽烟，呆呆地望着前面，有时，就点着松明，给小凤钉鞋补袜子。

三舅对小凤很好，姥姥常说：“就是她妈活着也不能待她那样。”他自己吃地瓜，吃糠菜窝窝，把苞米饼子留给小凤吃；他自己那件破蓝褂子都钉补得老厚啦，可是小凤却穿着一套新的蓝底白花的衣裳。这套衣裳还是姥姥给小凤缝的。缝好那一天，我争着让姥姥打发我送去的。三舅亲自给小凤穿在身上。他扯扯这，拉拉那，看了半天，我头一次看见三舅露出了笑脸。

小凤也喜欢得闭不上嘴。我们手拉着手跑呀跑呀，一直跑到玉姑山顶上，爬在那棵望父松上望着蓝河尽头处茫茫的大海，望着太阳西沉时千变万化的晚霞。最后，天色暗淡下去了，村里冒出一缕缕炊烟，我们

才从树上跳下来，穿过松柏林，向山脚下果园里跑去。果园里到处是一片秋虫声。小凤拉我蹲在一棵果树旁，谛听着，轻声告诉我，那是纺织娘，那是蟋蟀，那是金钟儿……

从蓝河上游飘来一块绿火，我们怕了，就手拉手向家里跑去。窗上闪着光亮，我想，大概三舅又在给小凤钉鞋。我们推开门跑了进去，我一下子在门边站住了——炕上坐着四五个生人，三舅也坐在那里，他们好像在悄悄说话，看我们进来，都停下不说了，有一个长着黑胡子的还转回头来看着我。

三舅跳下地走过来对我和小凤说：“小凤，你和良子出去玩去，听听有没有掉下的梨。”我说：“不，外面有鬼火，我们害怕。”三舅想了想，说：“那我送你们到你姥姥家玩去吧。”又转回身对炕上那几个人说：“你们说着些吧，我把这两个孩子送去。”说完，就一只手一个领着我们出来了。

没有月亮，天更黑了，风吹着树叶子刷啦刷啦直响。三舅领着我们穿出果树园又沿着通往村里的小路走着。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说。走了一会，我问他：“三舅，炕上那些人是谁？”三舅说：“孩子家，不许多嘴。”

到了姥姥家，三舅对姥姥说：“庵里来了几个买

梨的，要在这宿，叫小凤在你这儿睡一夜吧。”小凤跟姥姥很熟，平日，小凤跟我到村里玩晚了，常在姥姥这里睡，我到果园去玩晚了，也常留在庵里跟着三舅睡。

三舅走了，我和小凤就围着姥姥坐在炕上，磨着要姥姥说故事给我们听。姥姥说：“我还说什么呀，都叫你们挖去了。”小凤说：“说玉姑山的。”姥姥说：“呵，都说烂了，还说！”小凤不依，扯着姥姥的袖子，像股糖似的粘在姥姥身上。姥姥被缠不过，便咳嗽了一声，说：“好吧，可是得好好坐着听。”小凤立刻老实了，文静地靠着姥姥坐着，两只眼一闪一闪地望着姥姥的脸。

姥姥就又向我们讲起玉姑山的故事来。“从前，”她看着小凤说，“老辈子的时候，咱们这儿有家人家，家里就爹和闺女两个，闺女叫玉姑。爹下海打鱼，玉姑就在家给爹做饭做衣裳，算着爹快回来的时候，她就跑上玉姑山顶去望着。

“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有一次，她爹下海以后，忽然间起了大风，那个风刮的呀，房子揭了盖，磨盘飞上了天，大树连根拔了起来，海裂成了两半。大风一直刮了三天三夜，玉姑一直在山顶上望了她爹三天三夜。第四天风息了，海静了，可是海上还没有她爹的

影子。她不来家吃饭，也不来家睡觉，就站在山顶上一棵松树下向海上望着，从冬天一直望到春天，小燕子回来了，给她带来了信，说是她爹在海上淹死了。她一听说就哭起来，哭呀哭呀，一直哭了九九八十一天。她的孝心感动了神仙，用拐棍一划，划成一条大河，她的眼泪一直流到大海里，她爹的尸首就顺着大河漂上来。她把她爹埋了，自己就成了神仙。后辈的人感念她，就把北面的山叫作玉姑山，把那棵松树叫作望父松。那条大河就是咱这儿的蓝河。直到如今，每年桃花开的时候，玉姑还回来给她爹上坟，她一哭，蓝河的水就涨了……”

我和小凤都喜欢这个故事。姥姥已经给我们讲了好多遍了，每次讲完的时候，小凤都大气也不出，瞪着水汪汪的眼睛望着姥姥，好半天也不说话。我们不知多少次，跑到玉姑山顶上，爬到望父松上向南望着，可是我们什么也望不见。桃花开的时候，我们沿着山涧跑到蓝河。蓝河清清的、静静的向大海流去。小凤向河里一指说：“你看，玉姑又回来哭她爹了，水深了。”

小凤长得好看，又懂事，又会说话，姥姥喜欢她，小姨也喜欢她。有一年秋天，姥姥村唱戏，小姨和妈妈都回到姥姥家来了。一天晚上，三舅来看妈妈，姥

姥留下三舅吃饭。吃饭的时候，我把一个枣馍馍拿给了小凤，小姨笑着对三舅说：“看，良子和小凤好的，我看好把小凤说给良子做媳妇了。”三舅笑了笑，没有说什么。我心里好高兴。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一直等到我妈领我回家的时候，小姨再也没有提这回事。

这次回家不久，我爹就求人把我带到东北学徒去了。唉，我多么想小凤呵！我坐着大车往海边走的时候，我上船的时候，以后我在铺子里挨师傅打的时候，我都常常想起小凤。我想起我们在一起无忧无虑玩乐的日子，想起姥姥家，想起那里的玉姑山、蓝河，想起三舅的果树园。有时，我在梦里到了那里，看见小凤坐在望父松下哭着，看见我，对我说，她爹下海淹死了。我也陪着她哭起来，哭着哭着，就醒过来了。

我在那阴暗的小房子里，在不断的打骂和眼泪中过了四年。以后那个铺子倒了，才回家来了。

家里什么都变样了：街窄了，门矮了，院子里的枣树高了，小妹妹也高了。妈妈摸着 I 头上被打的伤疤，问一气，哭一气。我没有哭，我急着问妈妈：“三舅还在家给人家看果园吗？小凤怎么样？”

听说三舅还在看果园，小凤和我一样，也长大

了，我高兴得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天还没亮就爬了起来，背上妈妈头天给收拾好的包裹，到姥姥家去了。

正是春天，蓝河的水还是那样清清的、静静的流着，蓝河边上的麦苗还是那么绿，云雀又在蓝天里迎风叫着。我沿着蓝河急急地走着，一会，就望见玉姑山下的果园了。我离开大道，沿着小路向果园走去。

我走进了果树园，孩子时候的一切事立刻都浮现出来。我记得在那棵树下我和小凤捉过知了，在那棵树下蹲着听过纺织娘的叫声，在那棵树下她拾了一个大梨给了我，在那棵树下她跌了一跤，把手掌擦出了血。可是这一切却又觉得非常遥远，好像在梦里似的。我出神地慢慢走着，园里没有一个人，很静，梨花的清香一阵阵扑来，蜜蜂嗡嗡叫着。忽然，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从一棵梨树后面闪了出来，我一看，就认出是小凤来，我高兴地叫了声：“小凤！”

她怔住了，直直地望着我，忽然脸红了起来，又惊又喜地吞吞吐吐地问我：“是你，你怎么来家了？什么时候来的？”

我就告诉她，我为什么回来了，什么时候来家的。我还想告诉她，这几年我怎么想她，一回家来，怎么急着来看她，可是我说不出来，就停了下来。她红着脸，不说话，时时地看我一眼，又急急地躲开我的眼光，用手

撕扯着眼前的梨树叶子。我也不说话，看着她。她出脱得比小时更俊了，脸那么白又那么红，头发那么黑，眼睛那么清，清得象蓝河的水一样。这时，北面传来了脚步声，她低声对我说：“你走吧，待会我到大奶家去看你。”

我顺从地转身走了。到了姥姥家，姥姥高兴得把我拉在身边看了又看，一面看，一面不住地擦着眼说：“唉，良子，你姥姥的眼花了，这会看什么也看不清了。”

姥姥忙着做饭给我吃。刚刷好锅，烧着火，小凤就来了，一进门，问：“大奶，谁来啦，这时候就做饭？”姥姥说：“呵，你这孩子，我想也没想到，良子来啦，你快过去看看吧，你们这是娃娃朋友。”

可是小凤不到里屋来，她在地下给姥姥烧火，我等了半天，她还是没有进来。我等不得了，就从炕上跳下来，到了堂屋地下。姥姥说：“你没看见你小凤妹来了。”我没法说什么。她却转回身来文文静静地对我说：“表哥来了，表哥好。”姥姥说：“良子就是没有礼道，看人家小凤！”

姥姥让她到里屋，她说什么也不去。她一面给姥姥烧火，一面和姥姥说着闲话，一句话也不跟我说。饭好了，她就要走，可是又不走。以后，姥姥从锅里

往外端饭了，说是叫她在这吃饭，她这才跑了。

吃饭的时候，我问姥姥三舅这几年怎么样。姥姥往前凑了凑，悄悄对我说：“你三舅这几年可变啦，家里黑夜常来些生人。”我听了心里一惊，停了停，又吞吞吐吐地问小凤怎么样。姥姥说：“小凤那孩子倒不错，常上我这来，场上忙的时候，总是来帮我做做这做做那，每次来都打听你。”

我又问：“来的是些什么人？”

姥姥叹了口气说：“谁知道的，东屋你大舅说，你三舅当窝主。可是看起来又不像，还是过去那个穷样子。”

说到这里，姥姥停住不说了。我也没有再问什么。吃过饭，我装做不在意的样子慢腾腾地下了炕，对姥姥说：“我去看看三舅吧？”姥姥寻思了一会，说：

“去看看吧，来了一趟，不去也不好，可是去看一看就回来，别在那站下。”我答应了，慢慢走出门口，就向果园跑去。

三舅和小凤正在家吃饭。见我去了，三舅忙放下碗，在炕上欠了欠身子，笑着说：“我听凤子回来说你来了，快上炕来——凤子，你过来坐，倒地方给你良子哥。”

小凤坐到她爹那面，我就坐在炕头上。四年不见，

三舅像变了个人一样，没有老，反而显得年轻了些，脸上不再像以前那样老是带着愁苦的神情，话比以前也多了。他不断地问我外面的情形：在那里吃饭怎么样，学徒苦不苦，日本人多不多，对待中国人怎么样……我一一回答了他，我告诉他在那里老受日本人的气。他说：“中国人再不起来，咱这里也要给日本人当亡国奴。”

我一面和三舅说话，一面拿眼瞟小凤。她一句话也不说，一面吃饭，一面不时地打量我。可是当我看她的时候，她却又急忙把眼光掉开，脸刷一下子就红了。这样，弄得我也不好意思看她了。我心里暗暗希望着：吃完了饭，三舅也许会有事出去……可是没想到小凤刚吃完饭，三舅就对她轻轻抬了下头说：“去看看……”小凤溜了我一眼，跳下地跑出去了。她一走，我一点在那儿坐的心思也没有了。我耐着性和三舅又说了几句话，就下了炕说要回去。三舅也没有留我，只是问我：“你几时走？”我说不一定。他把我送到门口，又说：“有空过来玩，我还想着跟你打听一些外面的事呢！”

我走到果园南头，看见小凤站在离道口不远的一棵梨树下面，我就走了过去。她看见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你怎么不玩了？”我说：“人家都不理我，